

學習“矛盾論”

第一輯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學 習 | 矛 盾 論

第一輯

艾思奇·賴若愚·榮孟源
沈志遠·千家駒·徐懋庸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1952

學習—矛盾論—第一輯

作者：

艾思奇 賴若愚 榮孟源

沈志遠

千家駒 徐懋庸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二·九·二十五·初版 印數一五〇〇〇〇

目 次

- 從矛盾論看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 艾思奇（一）
-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是解決實際工作問題的鑰匙 賴若愚（三）
- 矛盾論對歷史科學工作的指示 朱孟源（四）
- 矛盾論與經濟科學 沈志遠（五）
- 讀矛盾論——聯系到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問題 千家駒（九）
- 矛盾論在思想改造工作中的應用 徐懋庸（二三）
- 編後記 (二四)

從「矛盾論」看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

艾思奇

一 學習「矛盾論」的意義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根本原理，作了全面的具體分析，並在許多方面給與了新的發揮。列寧說：「辯證法是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發展學說」，對這句話的無限豐富的內容，我們可以從「矛盾論」裏獲得深刻的領會。「矛盾論」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地理解和運用唯物辯證法，如何系統周密地去把握事物的聯繫及其內在矛盾的運動。它使我們了解：為什麼建立在這個科學方法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能够在理論上具有最高度的客觀真理性，而在實踐上能够啟發勞動人民的無窮無盡的革命的創造力量；為什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能够自始至終十分準確地解決像中國革命

這樣非常複雜、非常曲折的問題，並引導中國人民通過險惡萬端的航道，達到勝利的境地。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指出蘇聯哲學界在一九三一年以後數年間批判德波林學派的重大意義。德波林的哲學是孟什維克派的唯心論哲學，這個哲學由於在表面上打着擁護馬克思主義的偽裝旗幟，曾經在一個時期裏有着相當大的影響，特別對於一些具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而與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精神保持着一定距離的知識分子尤其如此。這派哲學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它故意抹殺列寧對於唯物辯證法哲學所作出的新的貢獻，否認列寧的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進一步的發展。這就是說，它從哲學上，從理論基礎上來反對列寧主義，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也即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第二，它僅僅在詞句上，在抽象的理論形式上表示擁護唯物論，擁護辯證法，它散佈着一種爲學術而研究學術，使理論脫離實際的壞風氣。它從來不會運用唯物辯證法去認真地研究和解決過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以及蘇聯工人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劃時代鬥爭中所提出的任何具體問題；它採用黑格爾的唯心論方式，從單純的概念上，從名詞的穿鑿上來研究辯證法，把辯證法曲解成一些片面的、懸在雲霧

中的、與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漠不相關的死的公式結構，使它失去了任何能够把握事物發展和革命發展規律的生動力量。德波林學派的這種錯誤思想，正適合着那些會受過資產階級教育而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包括科學技術人員等等的趣味，它吸引着他們，使他們拒絕和工人農民羣衆結合，拒絕與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結合。這樣，德波林學派就成為蘇聯社會進步的阻礙力量，如果不加以粉碎，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就要受到極大的損害。這就是蘇聯哲學界所以要批判德波林派唯心論的主要原因。

毛澤東同志指出德波林的唯心論會在我們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中期，在我們黨內佔據了領導的地位的一些教條主義者，就是原來既沒有革命實際經驗而又受了德波林派壞作風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輕視中國工人農民的實際革命鬥爭經驗，從不肯認真研究一下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和中國革命的具體規律，僅憑書本上引用的片斷詞句和自以為是的主觀臆想，就對革命運動發號施令。這個時期革命人民所遭受的極大的挫折，就是這些教條主義者「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所造成的效果。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是聯繫着對這些教條主義者的政治鬥爭而進一步給與哲學批判的革命文獻，它充分地應用了蘇聯哲學界批判德

波林派的鬥爭的積極成果，而在豐富的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來系統地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它特別着重地論證了和發展了列寧關於唯物論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的許多思想，而把批判的主要鋒芒針對着中國黨內的教條主義（同時也批評經驗主義），揭露了它的理論與實踐脫離的、反辯證法的、片面性和形式主義的錯誤，揭露了它與德波林派的假馬克思主義的聯繫。

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這一個十多年以前的指示，在今天仍然是有實際意義的。這是由於：一方面我們黨內一部分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們中間，還沒有把教條主義思想殘餘完全肅清，還沒有在工作上認真建立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的作風，還不善於在研究中運用全面分析事物矛盾運動的辯證法方法，還往往要發出許多誇誇其談抽象空洞的調頭，這樣就不可能很好地推動黨內外幹部正確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按照中國革命勝利的需要及時地提高他們的認識水平。另一方面，革命勝利以來許多在舊社會裏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包括科學技術人員等等，大批地參加到國家的政權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各項建設工作中來，他們的脫離實際的舊教條主義的壞習慣，他們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形式主義，使

他們在各方面工作中不能夠發揮足夠的積極力量。這是在最近全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學習「矛盾論」，就是要學會正確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並針對着中國目前的這些具體情況，來掃除各種各樣的教條主義思想。

二 辯證法的核心是關於對立的統一的學說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着重地發展了列寧的「把辯證法首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的統一的學說」這一個天才思想，指出「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如果我們學習唯物辯證法的原理而能够做到這樣善於運用它，我們就是掌握了正確的科學的研究方法。

唯物辯證法之所以成為正確的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因為這方法的本身與客觀事物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是因為它所根據的根本原理即矛盾法則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的反映，是因為「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實踐論」），是因為事物本身的內在矛盾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矛盾論」裏的「矛盾的普遍性」

一章，證明不但「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因此，如果我們能運用辯證法的原理，善於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例如說善於觀察和分析社會的階級矛盾運動，我們就能夠正確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及其運動發展的規律，就能夠正確地認識社會發展和革命發展的規律。如果我們不善於觀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運動，甚至於拒絕或不承認應該如此做，那我們就不可能正確地認識事物及其發展規律，就必然要犯錯誤。就為着這樣的原囚，所以，自始至終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的毛澤東思想能够時時刻刻都保持着最高度的科學性，能够在中國革命的一切問題上都比別人看得更高更遠，而我們黨內那些不善於或不肯認真分析中國社會階級的矛盾的教條主義者，在革命運動的領導工作中總是失足，總是要犯「左」的或右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就為着這樣的原因，所以那些硬要否認中國有階級存在或否認中國有階級鬥爭，並企圖以此來反對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潮流的人終於遭到了失敗，那些反對嚴格地劃清敵我的階級界限而主張階級調和和點滴改良的思想，那些反對「一邊倒」的道路而主張走「第三條路線」的思想，那些否認主觀努力和思想鬥爭的「客觀主義」的思想，那些認為科學技術人員到處都可以一樣吃

飯而用不着階級立場的「超階級」的思想等等，都不能不接二連三地宣告了破產。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辯證法把事物的發展看做事物本身內部矛盾的運動，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將眼光局限於事物內部，只孤立地去看事物本身發展的原因，而絲毫也不必注意這一事物與其他事物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不必注意事物發展的外部的原因，唯物辯證法的主張決不如此。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列寧論辯證法的諸要素時，把「這一事物中的內在矛盾的諸傾向」和「這一事物與其他事物的多種多樣的關係」同時列舉出來。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正是發揮了列寧的這些思想。毛澤東同志並進一步規定了內部矛盾和外部原因在事物發展中的正確關係，指出「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所以，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觀察事物的發展，並不要排除外部的原因，相反地一定要估計到外部的原因，但重要的是必須認識到：「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研究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時期進入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發展，決不能撇開俄國十月革命對於全世界各國給與的巨大影響，然而俄國革命的影響不在英美帝國主

義國家促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却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引起了這樣的結果，這就說明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並不是直接決定了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而是通過中國社會內部各階級的矛盾運動發生作用。所以，不認真分析中國社會內各階級的矛盾運動，而單憑俄國十月革命一方面的原因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革命不是輸入的，而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情，就是這樣的意思。只有那些喪心病狂的帝國主義者和世界各國反動派，當他們破壞各國人民自由幸福的可恥的企圖遭受失敗時，才窮極無聊地污衊人民的革命鬥爭，說那完全是依靠外力支持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妄想單純依靠暴力從外部來壓殺革命，這些狂妄行爲到處遭到破產的結局，也可以作爲上述真理的一個反證。

三 運用唯物辯證法的一些基本原則

列寧「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爲關於對立的統一的學說」，但事物的矛盾並不是簡單的、具體的事物，都具有着相當複雜的矛盾和聯繫。「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着許多的矛盾」。各個矛盾在發展過程中，在互相聯繫中，其地位、性質、作用

用是互有差別的，並且是不斷變化的。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主要的與次要的，互相交錯而構成有機聯繫的總體。因此，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對立的統一的學說，是為我們指出了科學方法的一個總的方向；這就是：要想獲得與客觀真理一致的正確認識，必須善於去分析和解決各種事物本身的矛盾運動，而由於事物的矛盾運動都是複雜的，因此在我們進行研究的時候，就必須進行全面的具體的觀察和分析，任何片面的公式主義的方法，在事物的真理面前都是要宣告破產的。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充分發揮了列寧關於辯證法的許多基本思想。從「矛盾論」的學習中間，我們可以領會到如何運用辯證法去全面地、具體地觀察和分析事物矛盾運動的一些主要原則。這些原則，據我個人的認識，可以分為如下幾點來加以說明：

第一 在普遍真理的指導之下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

毛澤東同志論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時，指出「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繫的」，「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着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

方面及其互相聯結”。根據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這個原理，首先我們就可以掌握到運用唯物辯證法的這樣一個原則，即在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可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中既已確定的一些有關的普遍性的矛盾原理，作為我們研究的指導方針，來研究這些矛盾在這一事物中所表現的特殊性。例如論到現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中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時，列寧在他的著作裏已確定了這樣一個普遍性的原理，即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鬥爭，奪取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以便準備條件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的，因此，我們就可以用列寧規定的這些普遍真理作為指導，來研究中國現階段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時我們就要像毛澤東同志那樣，着重把這個具有普遍性的矛盾原理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特殊表現加以揭發。就這矛盾的普遍性方面來說，中國無產階級在現階段革命運動中必須依照列寧指出的方向，和資產階級鬥爭，把革命的領導權緊緊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創設條件使中國的民主革命向着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根據中國的特殊條件，認清這個普遍性的矛盾原理在中國有其特殊的表現：「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

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新民主主義論」）。這樣，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革命現階段所表現的矛盾運動，就具有和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不同的特殊性。「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裏，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同前）。而在中國却不同，中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必須和資產階級鬥爭，以便掌握革命的領導權，並便於創設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條件，另一方面又必須與資產階級聯合，共同反對革命的敵人。因此，中國無產階級也不是要在民主革命勝利後立即準備打倒資產階級，使革命向社會主義的性質轉變，而是要繼續與資產階級聯合（同時也要鬥爭），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時期再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要正確認識中國革命運動的客觀發展規律，必須在上述列寧規定的階級矛盾的普遍真理指導之下來研究中國階級矛盾的特殊性。如果忽視了列寧的普遍真理，在民主革命運動中不知道無產階級應該為着爭取領導權和向社會主義發展

的前途而與資產階級鬥爭，那就要陷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或投降主義的錯誤。如果把列寧的普遍真理曲解成死的公式教條硬套到中國革命上來，而不同時注意到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特殊性，不注意到兩個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聯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就會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這就是根據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聯結而必須正確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第一個原則。

第二 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不斷地循環往復地進行觀察研究。

毛澤東同志說：「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科學研究的過程，是要按照這個人類認識的規律性，把個別的特殊的事物的研究作為最初的出發點，把矛盾的特殊性的觀察分析作為最初的出發點。我們經常把已被認識的普遍真理作為我們研究特殊事物的嚮導，但却不能把它當做客觀事物認識的最初的出發點。如果我們僅僅從書本上記誦了一些矛盾運動的普遍原則，而從來也沒有研究過一下與這些原則有關的客觀存

在的具體的矛盾運動，那麼，我們腦子裏所有的只是一些抽象的主觀的公式，並沒有真正開始認識了關於這些矛盾運動的客觀真理；因為普遍原則本身也只是諸種個別的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出來的共同的本質。沒有研究過個別的特殊的事物，也就不可能真正領會有關的普遍的原理。因此，善於運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事物的人，是要遵守着這樣的秩序：首先着重地注意觀察和分析當前事物的矛盾運動的特殊性（在已被認識的有關的普遍原則的指導之下），再通過這些特殊性的研究過程，就能夠概括出一些新的矛盾運動的普遍原則；或把已被認識的普遍原則更加深化，然後再以這些普遍原則（以及其他已被認識的普遍原則）為指導，進一步去研究矛盾運動中的新冒出來的或尚未深入研究過的特殊性。這樣就把兩個研究的過程結合起來，「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由於事物的矛盾是複雜的、多方面的，而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決不可能一次就把事物矛盾運動的全部內容揭發淨盡，而相反地必須不斷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循環往復地進行研究，使我們對矛盾運動的認識一步步更加提高，一步步更加深入，並能够跟着事物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這是運用辯證法研究事物矛盾的又一個重要原則。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最早期的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